



二續金陵瑣事下

漫士周

暉吉甫著

江乘高居仁德敷校

太原王箴叔辰校

無極而太極

隆慶丁卯顧九德中鄉試有表兄王姓者
業儒不成見顧之中艷然不悅卽面詰之
曰老弟中則高中矣試說無極而太極是

怎麼說顧曰我若知無極而太極連解元都中了

幸勿改節

劉少傅陳留公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奉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宦囊二書

梁儉庵先生宦囊所攜惟論語與大明律二書平生清操勁節爲國之名臣者皆此二書之力

不用舖戶

乙卯科大京兆黃公提調科場舊例凡場中供給百事皆上江兩縣舖戶備辦吏巧於需索物易於花費總之舖戶得半價不

遭鞭撻則大幸也黃公祖深知其弊盡革
舖戶場中百事皆精好於額設之銀又不
多用一兩水滴石硯亦皆官備自有科場
以來不用舖戶自黃公始

負代筆人

乙卯科監生沈同和吳江人在場兩人代
筆太平縣秀才杜應命作經文四篇講過
銀一百兩出場竟負之與銀五兩而已杜

抱恨歸至蕪湖知沈中式急來找銀遂病
痢死於文德橋人家同和與銀十兩沈之
狎客惡僕又除去二兩用三兩買棺五兩
負載棺歸且惡僕云我相公不用你文
也要中可駭可笑真情露矣

溷魚引

乙卯棘闈中糞坑開小溝與墻外相通有
糞卽流出士子不致掩鼻以避臭忽沈同

和號房口有鯉魚從溷中遊入人人皆喜
獨沈中式至丙辰又中會元遂有發配之
辱魚以溷爲龍門可付一笑姑蘇范汭作
溷魚引云東家桃樹根半剝西家柳樹枝
代枯長安街西日欲晡鈴柝哀哀庚癸呼
兩兔撲朔腳無力仰視城烏尾畢逋汝不
見溷中妖魚朱點額紫袍丈人婦巾幘苦
霧荒烟迷咫尺霹靂一聲四郊白 又姑
蘇吳鼎芳溷魚引云鳧頸短鶴頸長自續
自斷徒兩傷華草青夷草白赭衣就道還
無日情親相對空相泣空相泣悔何及君
不見溷中魚一飛載飛終塌翼

中舉放肆

南坦劉公麟廣洋衛副千戶劉公蒼子也
中成化壬子鄉試魏國公設一讌讌舉人
飲至二鼓歸父不容相見麟與家人莫測

其故不得已求業師趙先生問之父不答
趙曰子中舉人大是好事反不與相見又
復不言其過何從知而改之乎乃始言曰
我是本府站廳千戶麟纔中一舉遂爾放
肆飲至二鼓是以怪之也趙先生曰說的
亦是引麟相見而請罪焉其父之賢也如
此

劉公實行

劉公諱蒼字伯春南坦尚書父也九歲嗣
千戶官輒端重英敏超越行輩十五入武
學學焉卽身自刻勵不煩督獎每赴演武
教場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場中鼓嚴乃
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
午矣不食于市家人詰之則對曰一人之
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略
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爲宋趙孟頫書吳英

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瞰公其同志也學
且優焉有疑義輒叩門以請遂爲莫逆交
及公之子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曰姪勿
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
相英不願見也初公雅好儒學而職事不
遂謂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
已矣小子其志之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戶
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

間不越戶閤篋中藏二青布袍必祭先壽
親訪賢也沐浴而後着之卒事猶藏焉公
以爲賢遣麟師事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
俸布帛以布白衣以帛贄先生先生以麟
貧不受公曰不贄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
指揮龔海甘貧自守行年七十好學不倦
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搗藥以賣其價不
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

後進也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爲
卿相者還龔將改服以謁聞其載寶而還
也遂絕跡不往其介若是不可犯也獨于
公終始敬重不衰公嘗及察案代冰入凌
室一士凍餒仆冰羣士載冰爭蹂躪其上
幾死矣公力闢羣士解紳挽出土得不死
當是時也趙端者覘之重其行遂納交焉
趙端者趙經之父也年且七十又尊行也

敦廉尚義不妄與人遂呼公爲兄弟云一
日攜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
具移時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
予所畏服者非他人比今乃不能令我完
一雞黍約邪取大杖杖經且令其出妻時
麟方學於經奔告公公趨至趙氏曰朋友
與宗室孰重假令經出其妻再娶弗賢令
爾此孫不立若何趙怒方霽乃令再具饌

歡宴而罷嘗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關單
誤遺道路公曉行獲焉日候其處三日矣
一人頓足撫胸叫號而來曰天乎何殺我
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
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酬以數金咲
而不受公自少嚴正自持非其人不交常
自悼職事之卑當其志謂可樹大勳以自
振也遂亦以是訓麟焉劉伯春公此數事
者豈無自哉

教成二進士

趙經先生者家住北門橋千戶而工舉子
業開門受徒教成劉南坦楊水田兩進士
今時有此千戶已乎

皂隸落牙

嘉靖甲子科例考儒士童生進學太京兆
劉公名自強剛正自持科道兩衙門亦不
發書薦士知不可干也禮部尚書尹公差
皂隸持書跪稟必欲京兆公取一儒士京
兆公遂大怒一腳踢落皂隸二牙人爲之
語曰皂隸落牙尚書無齒劉府尹真能自
強乎劉公所取案首包蒙吉乃浙江冒江
寧籍者重責枷號案上諸冒籍不敢應名

逃去

火龍

金容庵先生秀才時讀書至二鼓忽有尺
許長小紅蛇遊入室中燈光盡奪一室皆
熱天明視其遊過處悉焦枯盖火龍也

犬戴帽

倪清溪公家一犬忽戴帽坐於客位公見
之取椅對坐曰有客在此看茶來犬仆地

死

紅沙馬

太僕寺丞張公翔文僖公次子印馬過土
木土木乃文僖公死難地具祭哭奠歸夜
夢文僖索紅沙馬天明廐人報紅沙馬死
矣土人云文僖公死難所騎者紅沙馬

內城門名

內城門名曰正陽朝陽太平神策金川鍾

阜儀鳳定淮清涼石城三山聚寶通濟

外城門名

外城門名曰江東馴象小安德大安德鳳
臺夾岡雙橋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
方佛寧上元觀音

十六樓基地

南市樓

在城內斗門橋東北此樓獨存

北市樓

在城內乾道橋東北
太祖時回祿不存

來賓樓

在聚寶門外之西尚有來賓橋

重譯樓

在聚寶門外之東尚有重譯橋

集賢樓

在瓦屑壩西

樂民樓

在瓦屑壩集賢樓北

鳴鶴樓

在西關中街之北

醉仙樓

在西關中街之南

輕煙樓

在西關南街

澹粉樓

在西關南街

翠柳樓

在西關北街

梅妍樓

在西關北街

石城樓

在石城門外

謳歌樓

在石城門外

清江樓

在清涼門外

鼓腹樓

在清涼門外

楊升菴藝林學山少南市北市二樓陳

石亭金陵世紀少清江石城二樓在石

亭金陵人紀金陵事何可遺此二樓乎

訢慕編

宮保儉菴梁公材

公字大用端勁廉直城府蘄蘄秉義執憲
不苟爲同舉進士爲縣令一滯十年歷刑
曹主事闡瑾亂常改御史今上嗣統累
遷至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公司國計時
方興舉大禮肇建郊廟諸制經費

告匱哀盈益虛不加賦而用足屢抗議裁
縮浮冗忤旨不顧幾欲正位端揆爲侯
勳所中而止後竟罷歸狷潔之性途暮逾
貞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薨未久而家
人食貧豈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
者耶贊曰侃侃司徒彊直自遂秉國之
經弗懈于位貞不絕俗介不參名猗若而
人惟世典刑

御史大夫惕庵張公琮

公字廷獻恂恂長者也嚴恭有威畏慎鮮過事敬皇爲禮官十有五年末年大喪大婚諸禮多所考定歷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初撫楚時方修奉山陵公殫思經始民不告勞掌南臺值六載考察庶官協贊玉峰朱太宰希周黜陟明允衆服其公以疾乞骸骨上允其歸有輿廩之

賜及薨命有司祭葬如制云平生常祿外非其義一介弗取公退閉戶危坐門無雜賓子孫蕃盛冠諸仕族六子皆賢長恕今爲福建僉事贊曰文僖邁屯危身奉主大夫承之克繩厥武勇退令終皇有恤恩有嘉嗣人式衍式蕃

宮保周襄敏公金

公字子庚爽朗門大有經制材始爲給事

中都督馬昂進女弟姦謀叵測力爭出之
人以為難尤通達邊務凡山川夷險亭障
䟽數將士勇怯守禦難易咸習知之與客
縱談虜如在目中巡撫延綏宣府善撫將
士得其心力宣府糧不時給衆大譟將爲
變公肩輿諭之投戈解散徐治其渠帥而
已邊告無事乞歸久之起撫圻內入佐本
兵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太皇梓宮南

祔祭奠諸使欲鑿山通道陸行以避長江
之險公執不可竟如原降指揮濱江居民
德公爭繪像祀之官至太子少保南京戶
部尚書致仕薨 恤典優異 贈太子太
保謚襄敏云 贊曰甘泉烽火拊髀頗牧
公功在邊榆林上谷胡馬旣南或飲我池
悠悠此懷疇弗公思

司寇東橋顧公璘 子嶼附

公字華玉性資朗悟博覽強記抽毫敷藻
前無古人弱冠舉進士上第與憲使李公
夢陽司寇邊公貢以文賦擅天下太宰喬
公宇少宰儲公燾宗伯邵公寶藝苑領袖
交相推轂又與司空劉公麟徐迪功禎卿
號江東三才云然其爲郡縣爲方伯爲巡
撫所至稱最廣平天台皆立祠以祀焉公
高視緩步身負天下重望崇道義輕爵祿

遇時貴人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
行義之士乃講釣敵禮談藝竟日夕坐是
忌者側目徊翔久之晚始躋大位卒困於
譏讒齋志而薨長子嶼 嶼字懋涵少年
文譽騰踴謂有父風督學侍御蕭公鳴鳳
嘗試以鳳臺春眺詩唐初四子贊大加賞
異累試弗利遂自放於聲伎歲貢卒然通
敏有才翩翩仕族之佳子弟也 贊曰造

物忌名民亦惡上讒夫孔多君子貴讓用
公者才忌公者名顯秩窮階惟 天子明

太守印岡羅公鳳

公字子文峭直成性砥礪廉隅官南臺綽
有丰采雖處鄉國無少骫曲出守兗州時
屬車屢動有傳其將有事於泰山者東省
撫臣欲額外徵取以備 臨幸公不應乃
劾公不治改守鎮遠復忤巡史再移石阡

在兗已有歸志乃三疏乞致仕居家廿有
餘年年踰八十而卒博雅好古所蓄法書
名畫金石遺刻多至千種間爲詩與諸名
勝相屬和老猶劬書所著延休堂漫錄數
十卷皆手自謄寫云 贊曰孰謂民寡財
惟厥心身也可辱爲民則深左圖右書惟
以永日優游大耄疇得疇失

太守東原金公賢 子大車附

公字士希長身修髯有鉅人度年四十舉
進士爲給事中奉命勘淮南重獄秉憲
正辟不爲逆瑾骫法避仇請外出知大名
府在郡稱治改延平武廟未造四方多
故自以年至上疏不俟報竟歸重倫睦族
調故恤貧人歸其厚少與太僕王公韋交
好同之白首王公嘗有所貸卒卽取券焚
之平生雅好春秋病諸傳或戾經旨以所

自得著爲紀愚十卷或問百篇今行于世
長子大車大車字子有外若朴茂中則
朗慧而文詩學孟襄陽劉隨州雜篇大類
檀弓左氏匪直科舉之作可述而已篤于
倫誼東原公遺產悉孫諸弟束脩自好無
過可舉五上禮部不第竟旅卒于揚州予
嘗刻其詩百篇以傳贊曰獲麟作經傳
者多門紀愚有書大義攸存諄諄至行式

於後昆典刑匪遙澆俗可敦

侍講石亭陳公沂

公字魯南藻性天解幼學有聞既舉于鄉
文價日重白巖喬公文懿儲公時在南省
相與倡酬爲布衣交尚書顧公太僕王公
鐵橋王司馬衷凌谿朱大叅應登尤號同
志丁丑舉進士年四十有八矣改庶吉士
授編修進侍講忤時相張公孚敬出爲江

西叅議山東叅政乃後遇諸塗言議弗屈
卒爲所中左轉行太僕寺卿抗疏致仕而
歸平生著作甚富手自選定存者什一傳
諸文苑所著金陵圖考蓄德維楨諸錄不
在集中書學長蘇旁及篆隸繪事皆稱能
品晚與顧公浮游諸寺賦咏尤多文采照
映一時 贊曰五十登庸謂公爲晚玉堂
薇省孰謂非顯日星熒熒公有遺編有德

有言百禩攸傳

中允前溪景公賜

公字伯時雅度弘量凝然具瞻舉進士第
二人入翰林爲編修文譽騰起工行書尤
善小篆爲文專以意勝不尚鉤棘詩瀟散
有韻直寫性情無論唐宋嘗見余少作語
余曰文取達意若惟以摹擬爲工按古人
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大

蘇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當止者
似不如此衆躧其言事母至考母目盲有
復明之異請養而南進中允管南司業事
母卒服闋北上終於儀真公本是縣人也
易簣之所卽其縣弧處人咸異之 贊曰
中允孝感卒愈盲母百爾德行孝惟稱首
譽重人倫位虛台斗惟所不朽庶其永久

太僕南原王公韋 子逢元

公字欽佩矯兀不回風稜屹如舉進士獨
居逆旅若有歌而過者有朝來睡起繞花
行香霧襲衣寒氣重之句後閣試春陰詩
遂用之相國李公東陽謂非世人語改庶
吉士以親老不樂留翰林授南考功主事
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褊性寡容內治皜
皜承意無忤父安其孝歷官河南提學副
使請養家居母卒毀瘠遂不起時方召爲

南太僕少卿 命下而卒爲詩上才情婉

麗多致有晚唐温李之風今有集行世子

逢元 逢元字子新秀爽異常藻性溢發

博究羣籍妍工詞翰書初學王右軍永禪
師晚出入山谷老人詩學杜文學六朝畫
學趙松雪得其神俊乞者填戶意所不欲
予雖重購不顧也性不羈工諧訕人畏而
遠之毀垣敗屋蓬蒿滿門不以置意竟以

是終 贊曰諫議直節少卿克承藻雅有
傳三世其繩有子孔佳奚必貴仕璧采珠
光輝映當世

僉憲靜菴邵公清

公字士廉家貧力學自致顯名舉鄉貢乞
教得九江德化學正已率物程業警惰不
受諸生金錢部使者交薦召爲御史初志
愈勵嘗以所繫牙牌摩挲自語曰此官清

要小子何以堪之巡圻內忤閹瑾除名歸
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午或未舉火意豁
如也督學侍御林公有孚往訪之談議移
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嘉靖初起
爲雲南僉事改廣西致仕卒 贊曰嗟嗟
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貧簞簋必飾萬里
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督府省齋劉公壘

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
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閩江西計廩而
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
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
推總漕運 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
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殆盡士心悅
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
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
漕非人復 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
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旣豐輿服稍踰
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璽人
多寃之 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旣稱
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
恭襄丹青麟閣

野全先生謝公承舉 任德附

先生字子象生有異質八歲卽能詩有紫

塞風高鴈叫霜之句爭相傳誦長益博覽
羣籍詞筆豪宕如奔流掣電時作驚人語
書法米南宮蘇長公爲舉子業亦自奇語
不徇時格累不合於有司乃遂棄去自放
于山水文酒間每與客縱談藝文詞鋒颯
發傾其座人飲酒樂甚有所賦述引筆疾
書輒盡數紙暇則出游諸寺談空習靜條
然塵表視世之榮名富貴漠如也子少南

傳其家學由春坊司直今爲河南叅議同
時與先生友善者甚衆惟任德知名 德
字仲修爲郡文學試輒高等文亦過古博
學能詩時稱任謝後終睢州衛經歷往吾
鄉諸大家慶挽題識必藉諸公言爲重今
卷軸具存 贊曰陋儒諛聞徇俗競名達
人慕古先民是程放情觴詠擅美丘壑在
野而全疇測其樂

九峰先生徐公霖

劉雨黃珍珍子

炎杲附

先生字子仁少爲諸生有名然倜儻不羈坐事削籍乃殫力於藻翰正書師歐陽率更行草師趙松雪張外史署書徑尺者師本朝詹孟舉皆有家法又師周伯琦爲小篆李相國喬太宰亟稱之以爲二李不能過名播海外日本安南重購以歸劬及繪

事皆臻妙品因是饒裕乃開快園結賓客又能自度曲爲新聲伎樂滿前無日不暢如也武皇南狩召見之兩幸其居予之官固辭年幾八十以壽終與先生同時修南京志者則有劉雨雨字潤之文最高古名重於諸公所修南京志雨筆削居多武廟嘗取入內貢入太學卒先是有黃琳美之者錦衣衛指揮內監賜從子也家多

藏書長于藝文徐謝輩多從之游琳少弟
珍亦以諸公故得名 珍子懷季書學九
峰間能亂真畫花卉有黃筌筆意爲小詩
亦可觀珍子炎杲 炎杲字用晦少爲諸
生與許太常同聲價試輒入高等張少師
柄政謂郡邑貢士非人著令惟試其文弗
以年限用晦首膺其選後中順天鄉試謹
飭不如乃父而之采過之卒無子珍嗣遂
絕 贊曰曠士不羣養欲樂志傲視 九
重揮斤當世嶽嶽劉生好古有聞黃也附
驥自致青雲

攝泉先生許公陞

先生字彥明蕭散有遠韻雖居城市不慕
榮利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與諸名勝游
於吾鄉則友顧司寇陳侍講王太僕於蘇
則友文侍制徵明蔡內翰羽暇則從鄉中

諸老登游觴詠爲樂嘗北適燕南之吳越
探西山登虎丘航西湖觀濤浙江而還所
至有作皆可傳誦有林下風未及中壽卒
子穀舉禮部第一人文名振一時 贊曰
弗伎弗求惟意斯適白石清泉樂且無斁
貽爾嗣君文以華國賁于丘陵龍章有赫
鶴塘先生李公景星

先生字應德一字天祥幼肫肫有至性侍

伯兄客游鎮遠信陽高鑑謫倅茲土從高
授詩歸爲諸生輒與廩食屢舉不第貢入
太學卒平生篤信經訓家庭修孝弟之行
二親喪三日不一飲食葬祭悉用朱氏禮
友于二兄生極孔懷之愛歿能字其孤閭
里歸其篤行督學蕭公嘗表異之與人交
能急人之難不計小怨見牧民者政事非
彝思得一邑自效竟未克試而卒 贊曰

孝友庸行民鮮能舉愛敬無訾君子斯與
時若古訓靜言靡遺志悠運促未普厥施

吳齋周子文銓

周子字汝衡少業儒不成棄去學醫學醫
視俗工所爲詫曰醫道止是耶復棄去閉
門取素難本草諸書反覆研究探厥玄渺
始出應人之求切脉製藥一主朱李迥出
流輩衆大駭然病者輒愈乃大服由此名

動京國公卿恒折節禮下之負其才藝達
官顯人非與抗禮卒不赴又健談值主人
會心縱談或至移時竟忘他請以是多失
豪貴人意乃之他醫他醫妄庸者咸致產
千金汝衡卒以窮死醫效籍甚語在尚書
顧公所撰周汝衡小傳中平生不輕以醫
授人亦無能受之者今不傳 贊曰靈樞
旨微無良醫術庸人售僞以術試疾上沂

軒岐下窺朱李發彼有的卓哉周子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公字士招秀敏夙成通方不滯舉進士累
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薨于鎮贈少保謚襄敏公少爲諸生卽
受知于鄉先生都憲金公澤贈以所服金
帶因拊其座謂曰此君座也初入臺幸菴
彭司馬時總臺事待以殊禮且曰此丹山

屠公所以待予者君名位當不後予二人
耳生平不爲皦皦之行然臨事毅然無所
骫曲爲御史巡按河南抗闔璟得不罷科
舉治漕河力修復昭陽等湖不恤藁怨爲
司空首止江西所送樣器在邊七年承前
政紛擾易以鎮靜撫順殲逆恩威著於夷
狄薨之日闔鎮將吏軍民罷市巷哭訃聞
上輟視朝卹恩優渥仍蔭一子爲國子生

公有子四人咸獲延賞亦異數也 贊曰
金也解帶附於佩刀睠茲鼎臣兆自垂髫
在晉曰祥時惟太保公實似之俾我皇造
憲副橫涇顧公瓌

公字英玉司寇公從弟也少馳文譽藉有
伯氏風督學黃侍御如金亟稱奇才遂聯
登上第筮仕南武選郎雖居梓里而直行
已志無所假借坐是賈怨白巖喬公時爲

司馬亦所不樂考察補外由知州歷官河
南副使官居日用百需取給常祿出納以
吏義不苟取高自負許恥諧于俗與物多
忤竟以讒罷歸橐蕭然無以供昕夕乃息
交絕游坐臥一小樓凝塵滿席以文酒自
娛而已時息園初闢門多載酒之客召之
飲不就東橋公嘗餉以田亦辭不受鄉諸
薦紳醵金爲買田強始受之值舊酒徒則

縱飲窮日夜晚得未疾不良于行惟酒之
故嘗作酒隱詩以見志聞者傷之 贊曰
嗜酒類狂閉關則猶傲視人寰甘彼貧賤
雀羅彌戶鼠跡印牀古惟一行今也其亡
此編乃玉泉陳先生所著門人盛仲交
刻于蒼潤軒中此板今已不存恐遂湮
沒因全載之

筆重過鐵錘

水西門一鐵匠世業也姓張忘其名中年
忽欲識字從蒙師學習每執筆便手戰而
不能書遂投筆于地曰三寸竹管一攢羊
毛乃反重過鐵錘耶此事合讓秀才矣

孝義王指揮

虎賁衛指揮王某妻死不娶獨與母居孝
養備至人皆稱爲孝義王而不官名蓋重
之也時有同官黃某者以事遠謫幾十年

不通音問其妻自處貧不能存總兵成國
朱公儀憫之且知王君之喪偶久欲以黃
婦妻之公一日召君母太淑人至謂曰聞
汝子喪偶久不娶人因義之第人子事親
而無婦以佐之恐不能曲盡甘旨之養今
汝子同官黃某久謫不歸生死未卜吾欲
以此婦配汝子宜乎王母不敢逆惟唯唯
而已次日復召君語其故君亦唯唯蓋成

國乃君之主帥又不敢拒耳成國遂主其
事以爲美舉擇日歸之君旣納後雖處一
室夜則各寢居數月母來探女述其由翼
日往告成公隨召君至詢其情告曰某曩
蒙國公所主老母又豈敢違逆大人且姑
納之某若與之相處他日其夫歸則何以
處之况彼失節是某失節也公曰若爾如
何處耶君曰如保兩全不若遣送謫所某

家有老奴夫婦二人皆六十餘矣某自給路費令此二人伴送到彼庶使此婦不至失所也公歎賞久之乃亦賜銀十兩卽遣二人送至謫所夫婦重完致書感謝成公由是偉重愈加獎諭四方聞其事者至今稱之

膽量由福長

十岳王寅在橫厓陳先生坐上談胡梅林總制征倭膽量過人橫厓曰昔年會試與梅林同舟又同倉途中強盜數人登舟方劫兩倉驚散梅林面無人色惶懼不寧今當總制之權有總制之福膽量自頓長矣十岳曰此語說得最是

避暑焦山

陳橫厓避暑焦山寓寶蓮閣僧舍外有石臺俯臨大江面象山每日高睡足必聞漁歌

款乃或禽喧鶴唳方覺披帷而坐則烟渚
雲山來帆去楫歷歷枕簟之下晝默坐飛
鷗入牕夜獨寢海月窺幙復得詩朋禪衲
各一二輩與游山巔有觀音庵孤迥無僧
有灑掃道人亦可與語又其上可觀日月
出海爲別館焉于時外絕往來內寡思慮
惟見月知其爲弦望而已

改兩京賦

盛仲交每日早起坐蒼潤軒或改兩京賦
或完詩文之債命童子焚香煮茗若待客
者客至洒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

衣服字多

王摩詰早朝詩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
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
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
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顧

東橋批云衣服字多張羽王云一首好詩
却被東橋說壞了

逸句

才不才間聊隱几用無用處幾憑欄此吾
師楊道南先生逸句也惜不得全篇耳

二鬼將石壓心

江浦廩生徐萬鎰補糧纔一年趙宗師考
重限十箇月由府送考及領府文書將

赴察院夜宿客店夢二鬼擡一石板壓其
心大笑而去驚醒凡平日記誦者一字不
知矣遂縊死店中

夢撫琴絃斷

府學秀才馬乾貌倖才高自視青雲真如
拾芥將往吳淞授徒夜夢撫琴至不幸短
命死也顏回忽然絃斷次夜所夢又同馬
殊不介意在吳淞午睡大聲喊叫辯論相

爭醒來問之皆不知也又數日午間浴于
土地祠衣冠若與人拱手而死年方三十
一歲也

急取

武舉千戶楊伯秩家甚貧在卞忠烈廟對
廊開蒙館五月初四日方執筆寫端陽詩
將散諸生忽二鬼鎖其頸仆地七竅流血
而死學生皆見之或云此陰司急取也

陰狀

內廠掾士陳繼松因遠避訟事將四廂寄
陳秀才家緣至親可托也三廂皆衣服獨
一廂內有銀三百兩金銀首飾酒器約百
餘兩秀才盡盜去以空廂完繼松繼松開
廂痛恨亦無可奈何夫婦二人每日清晨
往城隍廟告陰狀以求現報秀才有血
疾因往廟中禳解恰值繼松夫婦告陰狀

不覺魂飛魄散歸家數日而死人皆知之
人孰不死已上四人謂之正命則未也
非前世之往因定今生之隱惡可畏哉

淹貫

謝陞字少連歙人也借新安文獻志舊本
於澹園先生因問此書如何先生曰淹貫
連謂畢竟此書方可稱淹貫若王元美
先生四部稿前後矛盾處甚多不可謂之

淹貫

天下清規

陳橫厓宰奉新游百丈寺尋柳公權石刻
天下師表大書云久失所在西有石壁嶮
巖榛莽不可窺乃除其蔽翳亦無所見復
令衆用刀刮之莓苔盡除上刻漢篆書大
二尺許剝蝕過半下刻天下清規字字大
近二尺用楮墨摩之筆殊古健甚中楷法

真柳書也盡歷諸勝得此爲奇將歸刻石
名山與好事者共書史評古今大書惟米
南宮獨惜無真書而柳有大楷不見于世
迄今始出知物隱見有時又喜茲游之不
虛也

鬼雪棺冤

正德四年京城大疫有周氏婦喪其夫寄
棺于聚寶門外某土工家第三日婦賣紙

僮來奠別一棺在焉而婦誤向其棺哭乃
他姓男子也奠訖升輿而男子隨之不舍
婦顧輿夫曰避此郎輿夫言無人婦曰安
得無今已入輿坐矣婦以手爲引却之狀
乃入又云又坐吾旁矣且曰毋捫吾乳母
解吾衣至家譖語不已三日而亡婦之父
詣輿夫家罵之輿夫不服相與訟于兵馬
司言孀婦往哭其夫而此輿夫故令哭他

人屍以致鬼魅與夫具言婦遭魅而亡母
預身事乃婦自誤哭以招妖異耳官拘寄
棺主人問死男子爲誰主人不知其由望
風叩頭云是某貪財所致官怪其語不倫
問何以貪財曰某家母子并亡停屍于舍
下實以棺價踴貴傾去其母之屍售棺于
周氏殯其夫適三日也官悟此男子欲雪
母冤因孀婦當死爲妖以白自遂坐主人
以死而別令買棺殮其母之屍焉

何元朗叢說

喬白巖叅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
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
儒與一醫士所至游燕兼以棋弈蓋竇欲
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
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

神震吼達曙彬懼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
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聚寶門迎
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
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
稷者矣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傳言欲窺
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陽爲南京咽喉之
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陽須築一堅城以扼

之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
陽之所以有關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陽有
城賊人攻丹陽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
南京何也恐丹陽兵之躡其後也苟不得
丹陽城越之而來則南京兵當其前丹陽
兵躡其後句容出一兵擣其中此之謂腹
背受敵兵家所忌乃必敗之道也故能遙
爲南京聲援譬如倭子越嘉興而至蘇州

使蘇州迎敵嘉興兵躡之吳江兵從而擣之則豈能如此得志哉今賊至嘉興嘉興堅閉城門與之一戰城下任其過去則吳江蘇州當其衝嘉興方安坐相慶以爲無事矣若但如此則丹陽雖有城亦何益於南京勝負之數哉然此等調度全在總督而當事諸公會無一人及此者可歎

倭寇旣去之後司寇景山錢公在大理余

與之言曰夫倭寇之來除大江之外有三路可達南都從常鎮來則句容其一路也從宜興來則秣陵關其一路也從太平而來則江陵鎮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須得地利令叅贊與守備諸公當親至其處相度地形如某處可以屯兵某處可以會戰某處可以設伏皆默識於心倘一日有警則差某將官預先提兵札營於某處拒敵

某將官於某處策應某將官於某處設伏
待其既至則與之爭利先占山頭則我爲
主彼爲客我以逸彼以勞所以制敵者在
我矣萬一不利則策應兵與伏兵俱起左
右合擊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以廟勝
者蓋不越此今必待敵人既至然後遣兵
出城猝然而遇卽與合戰夫猛虎食人使
其人神全虎必不能傷若猝與虎遇苟非

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
矣今出戰之兵氣未及定猝與敵遇神安
得不去神去則萬萬必敗又豈待智者而
後知耶公當可言之地可與當事諸公一
言之景山果白之諸公後亦頗用其說余
初不知之一日偶見守備何太監余謝山
田舍郎何太監舊莊也何云公莊上楊樹
何蕭疎若此余云公無事不出城何由見

續瑣事下
之何云前日與諸公看伏兵耳夫既謂之
伏當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遊行潛覓
其處豈可顯言於衆曰吾徃尋設伏處耶
謂之機務恐不如此

張蒙溪在叅贊時頗好興建其所置振武
營後遂啓黃林原之變其他如仙鶴營望
江樓等處所費動以數十萬計然使一朝
有事實分毫無補於朝廷無裨於地方又

以南都形勢與各營壘刻一石碑以傳中
間刻城南十二伏城東十二伏城北十二
伏刻成江荆石以一本見遺余語荆石曰
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唐太宗
征高麗命元萬頃爲檄文檄中有不知守
鴨綠之險之語高麗卽移兵守鴨綠江兵
不得渡太宗遂貶謫萬頃夫謂之曰伏當
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顧可傳刻以示人耶

公在部中當卽白之亟毀其石無貽有議者之誚江亦不言石至今存此豈虞詡增竈之意盖有餘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餘諸公或自有見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南都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原有驚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

建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朝廷所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略不干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甚非長算余嘗與趙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謀於六科諸公科中郎建言要一兵部侍郎帶管操江

然此議亦未允當蓋操江都御史亦不可
革但當開府於儀真督率鎮江儀真等衛
兵專一校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
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
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彼此策應
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裨
而祖宗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今科中
建白旣欠周詳後 朝廷下南京大小九
卿議報兵部推姦避事懼其委任責成擔
子頗重多方阻之其議遂寢

庚申歲南京兵變殛殺黃侍郎懋官懸其
尸於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憾猶未釋
自下攢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
大衆擁至中府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
去冠服僦蹇驢逶迤逸去人情洶洶是日
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燒劫則事不可

續瑣事下
解而貽禍于 朝廷者不小矣幸劉誠意
招誘至小教場中戶部出銀四萬分給之
衆稍定是日余適攜酒于雞鳴寺請袁吳
門尊尼在寺後岡上親望見軍士以鎗桿
擊魏國公紗帽誠意慰諭移時乃稍稍散
去此事余在南都備知其始末蓋黃侍郎
在戶部不知大體但欲爲 朝廷節省是
歲南京適大疫死者甚衆各衛支糧時軍

士有死者則報開糧黃侍郎見各衛糧數
中無開糧者則怒責掌印指揮曰各衛死
人汝衛中獨不死人耶此語喧傳於里巷
中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每一查勘動經
數月故軍士怨入骨髓則黃侍郎之死實
不爲過但係是 朝廷大臣而軍卒擅自
殺之此亦堅冰之漸也安可置而不問苟
以爲罪不加衆當先下一 詔令暴黃侍

郎之過赦諸軍無死繼遣科道二人勘處
封御杖杖爲首者數人其亂逆尤甚者杖
死然後撫諭諸軍申明約束曉以大義則
人心自定若守備與叅贊機務者則受
朝廷重寄祖宗根本之地繫以安危如戶
部果刻減軍糧當豫先奏聞若素能撫馴
將士結之以恩臨時曉諭人心帖服今旣
不能發姦於未變之先又不能弭亂於旣

發之後國家大事幾爲所敗此雖剝尸猶
不足贖罪縱時宰私其親暱或納其重賄
猶當逮至京師責而釋之余時在南都日
遣人偵探問駕帖會至否乃竟寂然不問
使國法大壞何以警各鎮何以告四方何
以示來世此權姦誤國第一事也而舉朝
莫有發之者豈諸人一時見不及此耶抑
爲其積威所劫禁而不敢發耶

余在南京時家中因倭寇之變避難來依
家口頗多衆時糴倉米以繼食買軍家籌
到倉會支初至時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
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穀正數後漸減少
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幾半又加
以黃侍郎之苛細遂啓庚申之變繼此呂
沃洲爲總督因見訪及余告之故沃洲遂
校勘斗斛時時至倉巡視各管倉主政初
皆遵守約束收米皆不苟後一年餘一主
政徽州人在倉收糧納鄉人之賄只二百
餘石而入糠穀幾三四十石矣此倉中人
親爲余道之

余致任後住南京又五年浮沉里巷中與
鄉人遊處甚久故知南都之事最詳大率
兩京官各有職掌與百姓原不干涉所用
貨物皆是令家人和買余初至南京時尚

然至戊午己未以後時事漸不佳各衙門
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
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給一錢他物
類是舖戶甚苦之至於道中諸公氣焰熏
灼尤爲可畏有一道長買橙丁一斤其價
和買只五六分耳皂隸因詐銀五六兩南
京皂隸皆是積年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
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

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其家計算若往交
納差人要錢至衙門中門上皂隸要錢書
辦要錢稍有不至又受責罰不如買免爲
幸遂出二三錢銀與之一家得銀復至一
家京城中糖食舖戶約有三十餘家遍歷
各家而其人遂厭所欲矣時潘筮江爲工
部尚書錢景山爲大理卿余告之曰公
朝廷大臣凡生民慘舒地方利病安得坐

視而不言南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官幾
二百餘員此風一長民何以堪不但軍家
殺黃侍郎百姓亦將操戈矣二公毅然任
之後月餘余往見笠江笠江問近來外邊
事體何如余對以仍舊如此笠江曰吾極
口與王印巖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
事須豎一牌于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
告首官卽叅奏革職皂隸間發邊衛充軍
庶可以少息此風但出榜文何益於事王
掌院亦號清嚴有風力然竟不能了此一
事

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
俱與上江二縣有統屬凡有燕席皆是兩
縣坊長管辦有一道長請同僚游山適坡
山一家當直此日十三位道長每一箇馬
上人要錢一弔一弔者千錢也總用錢一

萬三千矣尚有輜夫擡杠人等大率類是
雖厨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以不潔之物
置湯中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吃午
飯方纔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攢盒添換等
項賣一樓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蕩
然矣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縊死一人
投水死國家之事可爲寒心此事余親見
之至壬戌已後此風漸衰息矣

南京一家造廳堂買過梁一對乃柏桐者
美材也巡視某道長方欲製卓聞之甚喜
卽起朶頤之心遣一人諭旨其家不欲與
不待卜吉當夜卽豎柱以梁置柱頭上自
以爲可絕其望矣此道長聞知卽差皂隸
領夫役於柱頭上放下一直檯去

南京各衙門擺酒吏部是辦事官吏戶部
是籬頭與攬頭禮部六科是教坊司兵部

是會同館馬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
家工部是作頭太常寺是神樂觀道士光
祿寺是厨役大率擺酒一卓給銀二錢其
刻剝者止給錢半但求品物豐備皆穢濫
不可入口者席散客起則諸客皂隸攘臂
而至客行稍速磁碟皆破失無遺名雖謙
客實所以啖皂隸也衙門中官員旣多日
有讌席人甚苦之時楊崑南在科中余語
之曰公之嘖咲卽可以轉移風俗矣公請
各堂上官但用果五頂肴五事令家人買
辦於本衙供具則堂上官誰敢差人辦酒
堂上官旣不差人則各屬官誰敢差人辦
酒如此則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貲人人
將焚香戴公矣此事雖小然頗多任衆怨
故卒不得行

南京考察考功正郎或有寄耳目於皂隸

者故其人獰惡之甚縱考功不以爲之耳
自然此輩皆積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羣
類又多轉相傳播其言易售故南京各衙
門長官但能打皂隸則爲有風力者矣然
數十年來無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細責人而不問其大
者夫天之立君與人君之所以求賢審官
布列有位者無非爲萬萬生靈計也今貪
殘之人贓賄狼籍魚肉百姓至於糜爛而
不已者一切置而不問好以閨房細事論
罷諸人夫閨房之事旣曖昧難明流聞之
言又未必盡實縱或得實則於名教雖若
有虧然於朝廷設官之意亦未大戾較
之貪墨之徒相去萬萬矣今之進退人才
顧詳於此而略於彼未知何謂也
金子坤大輿善詩乃父爲掌科南京佳士

也嘗爲余言王思獻瓚爲南祭酒日嘗值
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約司業夫人同往
雞鳴寺看月當時法網尚寬科道無論之
者王亦不以此損名後官至禮侍卒謚文
定使在今日則論者交至矣

余初至南京時見五城兵馬尚不敢用帷
轎惟乘女轎見各衙門長官皆下轎避進
人家雖遇我輩亦然不三四年間凡道上
見轎子之帷幔鮮整儀從赫奕者問之必
兵馬也遂與各衙門官分路揚鑣矣其所
避者惟科道兩衙官兵部各司官而已蓋
因有一二巡城道長欲入苞苴有事發五
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卽爲其所
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托道長之勢而恣肆
無忌若此乃知 朝廷之體皆爲此輩人
所壞可惜可惜

續瑣事下
至
許尚寶仲貽言吾幼年爲秀才時見親識人家有事則以錢幾百謝兵馬今則大天平兌銀子矣大是可駭事

余嘗以除夕前一日偶出外訪客至內橋見中城兵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問之曰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余與各部諸公往來初未嘗見有此一日張一梧設客客滿坐余戲語之曰你門兵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院致仕孔目權三四箇月印否衆皆闕堂

南京各衙門長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甌其
讌客行酒亦只是瓦盞獨盛儀制唐張兵
馬鳳岡供茶用銀箱甌行酒用銀杯盤此
亦得之創見者也

許仲貽穀言東橋在承天督工時嘗以事
至京介老設燕待之是日許適至介老家

介老語許曰今日請東橋無人可陪席子
是其門生可在此一坐俄而東橋至介老
南面設一席在堂之中北面設一席在堂之
左偏側設一席東橋略不請主人遷席相
對既入坐東橋嫌酒冷不堪飲主人命取
熱酒酒至東橋又嫌太熱指顧揮霍不知
有主人而主人執禮愈恭一則能篤于下
賢一則能不怵于貴勢當時蓋兩賢之使

桂州當此則東橋不免有雙江之禍矣

顧東橋文譽藉甚又處都會之地都下後
進皆來請業與四方之慕從而至者戶外
之屨常滿先生喜設客每四五日卽一張

燕余時時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樂

乃教坊樂

工也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

雅先生甚喜之常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
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發

一談則樂聲中闋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鐘每一發端聽者傾座真可謂一代之偉人

東橋一日語余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與人沒往來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別箇也罷我在蘇州過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對他說道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看別人只看你成得箇甚麼文衡山此亦可謂名言也

東橋言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攜圓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圓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

南京顧橫涇璫字英玉乃東橋之弟亦有文章登正德甲戌進士有重名爲南京兵

部武庫郎中格去徐東園錦衣衛帶銜之
俸有一兵官緣事在部亦親家也托其尊
公一言橫涇重加譴責立正其罪在官清
嚴之極毫髮無所私其先家業亦厚有槽
坊二處然自奉頗豐其姪孫孝常云吾家
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飯水飯糜粥之類無
一不備唯其所指歷官數年賣來用盡後
以憲副致仕家居去官後惟居臨街一小

樓扁寒松齋訓蒙童數人以自給霍渭厓
是其同年爲南京禮部尚書折毀無名庵
院憐其貧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
有時絕糧東橋調以斗斛亦不肯受東橋
日有燕席絕足不往有隣家二老人其小
時朋友也隔數日則召之來略備蔬菽三
人相對盡三四壘而去

東橋好謔余丁酉春至南都見東橋求先

公墓文卽往見西玄此時西玄爲南祭酒
東橋陞湖廣巡撫方戒行次日二公皆見
過西玄先來後東橋繼至二公因講六科
原是通政司屬官坐良久二公有碍不可
同行西玄先起去東橋復留坐少頃東橋
問曰元朗曉得西玄的諱名麼余對以不
知東橋曰翰林喚做馬二姐蓋東橋闊大
爽朗於小閑處不甚點檢也

辛卯年與舍弟至南京科舉各攜所業見
東橋先生適王雅宜養病於東橋愛日亭
中東橋卽攜余輩行卷坐雅宜床前相與
披誦極口贊賞故雅宜贈余兄弟詩中備
言之次日卽手書帖子來謝云今英流自
遠之日久矣迺荷高賢謙損之義倡復古
道欽屬欽屬卽辰家尊小倦不獲奉談讌
書帖先致謝私餘容卽日求晤以盡所懷

不宜愛才好士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東橋一日問曰元朗過蘇州會見楊南峰
不會余對以不會東橋曰若見此老不要
就指望與他做相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
一見之我與南峰舊日相與我陞浙江布
政時道出蘇州特往拜之次日南峰來答
拜此日府中偶設席相請南峰坐談半日
不去友人再三催促此老拂然抽身便起

我送至門外亦不相別上轎竟去我送與
雷葛一疋書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書
葛還我曰昨日府中自來催促不出老夫
之意尊公何故遷怒如此書葛不受也罷
賢姪且請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
學生不要吃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氣大率
如此然接其議論亦自疊疊可聽何不一
見之余舊知此老生儻且某氣性踈誕乎

生交知中便少此一人亦不爲欠事遂終
不見之

嘗以一素卷求東橋先生書舊作書畢後
題云雲間何元朗暨其弟叔皮今之二陸
也雅道未喪其在茲乎承以此卷問余舊
作輒錄數篇求爲商定後留雅宜處求作
一跋語雅宜亡後遂失去今不知流落何
處矣

南京前輩如徐髯仙許攝泉諸人許卽太
常卿仲貽之父其神情高遠絕無都城紉
綺市井之習亦一時勝士東橋石亭諸公
甚重之余小時至南都數與游處後竊祿
時二公已亡去每思其人輒爲惘然

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工書能文章善爲
歌詩有聲庠序間後以事棄去遂爲無町
畦之行數游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

故娼家皆崇奉之衡山嘗題一畫寄髯仙
其詩後半首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
寫薛濤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
陵烟蓋實錄也 武宗南巡獻樂府因得
供奉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閣上打魚
後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與
上同臥起亦異數也

先朝薦紳中如儲柴墟莊定山皆篤實嚴
正之士余見柴墟集中有與徐子仁書極
相推與又見髯仙家藏寫真乃儲柴墟莊
定山徐承之及髯仙共作一軸上各書贊
又有以見前輩持已極嚴而責人甚恕猶
有古人寬厚博大之風

東橋甚重視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
書以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卽出
之展玩甚相誇詡然文實不甚佳余最不

續瑣事下
喜之蓋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
既鮮識見又無古法終未盡善其爲黃美
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大率皆此類
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頓減終實不
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卽口誦其賦序
數十許語云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托意
既高而遣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
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
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
余嘗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嘗言作詩必
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方不能加規圓
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
圓之至故匠者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
說必要學杜則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

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愛才汝可一見之爾時介溪爲南宗伯東橋卽差人持帖子送往某賚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此老接了卽起身作揖過

方纔看詩看至詠牛女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歎賞是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慰問情意暖然後亦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事權悉付之其子可惜可惜

憲孝朝李西崕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宗玉筋皆入能品此篆書之流派也

嘗一日訪東橋值其在息園與其弟橫涇

王子新三人吃飯卽請至息園中同坐是時橫涇已老病不勝酒矣少頃橫涇辭去東橋送至檻外命一童子曰看七老爹出門東橋入坐橫涇逕去近來士夫家兄弟皆送迎是以客禮相待恐亦未是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頓言頓仁在 正德爺爺時

隨駕至北京在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並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藝然可不謂之遭遇哉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填詞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馬上抱雞三市鬪袖中攜劍

續瑣事下
五陵游二句爲勝乃用晚唐人詩也其餘
蕪淺不足觀

老頓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
故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八九分皆是
然文義欠明時有差處如馬東籬孤鴈漢
宮秋其雙調尾聲云載離恨的氈車半坡
裡響氈字他教作閉口余言氈字當開口
他說頓仁於韻上考索此字從占當作閉

口余曰若是從占果當作閉口但此是寫
書人從省耳此字原從亶亶字開口汝試
檢氈字正文無從占者渠始信教作開口
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
粧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
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
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
人此曲都不傳矣

余令老頓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
都唱得但此等曲是後人倣腔按字打將
出來教坊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
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况
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鈔絃
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
原不入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旣無
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
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
少一彈則竹板失其可率意爲之哉

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
年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
期飲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伎人琵琶
吾一掃卽四絃俱絕須攜我串用者以往
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亦世代有名酒半
取琵琶彈之一伎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

瞎媽媽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
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套後使女
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查曰是鍾秀之徒
弟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相持而泣

叢說二十卷此特擇其金陵事不增減

一字

許有成

襄敏王石岡公讀書未進學時家極貧長

親勸令改業公因嚮卜以決之聞隣人許
姓者連呼其子曰許有成許有成公喜遂
歸讀書之志益堅官至尚書

門生戴孝

管西浦董與淮楊太岳三先生死門弟子
爲之戴孝其師道可知也

六年太守

東津姚公隆荊州六年太守歸家僅俸金

八十三兩真是清官

敬姚太守

荊州陳見吾公名大賓行取南道御史舟泊江上卽訪問原任荊州太守姚東津知其住城外家甚貧謁

陵後卽往拜之見其瓦屋甚陋愈爲之敬仰

千金不變節

御史陳見吾公訪土豪鄧玉堂之惡必欲盡法凡有講人情者皆拒之曰處此惡人卽當挂冠衆莫能解陳私念曰若姚鄉官來講却要依他五分門子聞之卽報于鄧鄧以百金酬之因具千金妻妾哀求于姚津曰吾六年太守只飲荊州一口水見力敬我若以千金而發一書盡喪其平人幸尋他人解之後陳公聞之具酒一

以拜謝之曰成就我做好官

金陵瑣事卷下 終



